



第125期·2022年2月

非賣品

## 修智大和尚談： 乘

聖傑：佛教經常用不同的字眼來譬喻教法，如「乘」字本是乘載工具之意，我們以其形容乘載修行者，到達解脫法門的不同工具，如有：「南傳」、「漢傳」。請問大和尚這應該如何去分辨理解？

修智：對於「南傳」、「漢傳」，我們可以對其清楚分界，但不需要太過強調，就用學校不同的階段來比喻：例如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和碩士、博士等等。南傳的教法猶如小學，基本的中、英、數等科，每個人都必須要學識；而漢傳的教法猶如大學，是培養對於有不同志向並讓底蘊更為豐厚的學員，與老師一齊參與研究探討。

聖傑：意思就是說，在攻讀博士課程時，不能沒有大學、中學程度，好像修學漢傳菩薩道先要對二乘聲聞有所瞭解認識；而小學是中學的基礎，即是菩薩道再廣大圓融，也離不開佛陀在原始佛教經典的緣起法則。

修智：又或者用融入社會的認知：有些人覺得讀完小學、中學，出社會有糊口維生的能力已經足夠，但有些人想要上太空登陸月球的，這時就要繼續進修上大學，讀博士，因為小學是沒有教如何造太空船上太空。但上了太空看月球，也不用鄙視其他上不了太空的人，因為人各有志，若沒有當年的中學水平，也讀不了博士課程；就是如此，小學不用諍謗博士生，博士也不用鄙視小學生。這便是



## 如意吉祥

妙法寺全人敬賀

「南傳」、「漢傳」之間的關係，在讀小學（聲聞道）時，講得太深奧便無法理解。他們只需要離苦得樂，證阿羅漢果解脫，已經夠用了。但有些人想要發大心要再深造，那到了大學（菩薩道）就不一樣，需要更多、更專業的知識去學習，去圓滿菩薩道的六度萬行、功德莊嚴。

聖傑：大和尚舉這個比喻來形容「南傳」同「漢傳」之間的區別，真的是非常貼切與清晰。其實，佛陀在「南傳」與「漢傳」經典當中，對法門修持的表述都有不同，以致歷來都有認為自己所宗的部派、所傳的經典，才是佛陀親口所說最圓滿終極、究竟的，對於這一點又有何看法？





修智：中國漢傳的佛教，經常有忽略《阿含》等原始教典的重要。古代有祖師常說：「二乘聲聞不能發無上道心，便是焦芽敗種；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花。」但是像《大智度論》裡面就經常引用了《阿含經》來解釋《摩訶般若經》。漢傳經典大多數是釋迦佛在跟菩薩、阿羅漢、天人等，用討論角度的方式來敘述教理。這在南傳的《巴利藏》或《阿含經》中亦有〈舍利佛相應〉等尊者所說，也是像在跟學生用討論的模式敘述，這並非佛陀親口所說。

聖傑：所以我們是否要先對何謂「佛說」來做個認識？

修智：是的！「佛」字，我們不能狹義地只解釋為「釋迦牟尼佛」。「佛」解釋為智者、覺者，只要是說得有道理，符合佛法、戒律的，就是佛法。

在《長阿含遊行經》中，佛陀就提出有「四大教法」：「若有比丘僧這樣說：我曾經於某村、某城、某國，親自從佛

那裡聽聞佛的法義，親自從佛那裡受到教導。當聽到比丘這樣說時，你們不應該相信，也不可毀謗。然後以我說過的教法內容中去推論其虛實，並且依據我所傳下的律法內容去探究其來龍去脈。若是對方所說的內容不符合我所說過的經義、戒律及教法，那麼就可以跟對方說：佛並不是這樣說的，請你不要再接受及修持你所說的那些錯誤教法，也請不要再繼續為他人講說，請放棄你所學來的那些偏差教法吧。若是對方所說的內容符合我所說過的經義、戒律及教法，就可以跟對方說：你所說的內容的確是佛說過的，你應當繼續接受這種教法及修持，並且廣為他人講說，切勿放棄這種教法及修持。」

聖傑：所以關於「佛說」，不能狹義地定為每一部經典由始至終，都必須是佛陀親口所說，否則「南傳」、「漢傳」很多經典，皆將定位為「非佛說」。



## 活好當下

疫情下，「過年」的快樂也大打折扣了。不過，也聽到一些人說得很有意思的：「既來之則安之！日子還是要過的，何不想想辦法，把日子過得好些！」

說得正是！當看到街邊小店掛出一些紅彤彤的年畫、揮春售賣，也讓我們感染到那份「過年了！」的喜悅心境。

有位朋友傳來短訊說：過年了，明天會更好！我回覆：明天未必會更好，但明天一定會到來，就讓我們活好當下吧！



## 61 梵天弟子造物因喻

婆羅門眾皆言：“大梵天王是世間父，能造萬物，造萬物主者。”

有弟子言：“我亦能造萬物。”實是愚癡，自謂有智。語梵天言：“我欲造萬物。”

梵天王語言：“莫作此意。汝不能造。”

不用天語，便欲造物。

梵天見其弟子所造之物，即語之言：“汝作頭太大，作項極小；作手太大，作臀極小；作腳極小，作踵極大；如似毗舍闍鬼。”

以此義當知各各自業所造，非梵天能造。諸佛說法，不著二邊，亦不著斷，亦不著常，如似八正道說法。諸外道見是斷常事已，便生執著，欺誑世間，作法形像，所說實是非法。凡物須時，時未及到，強設功力，返得苦惱。以是之故，世人當知時與非時。

### 【解說】

此喻給我們最大的感受是：凡事不要執著，也不要「以自己的意見為意見」！如果太著意於自己的做法，不從客觀出發，不以客觀作為準測，則事情便肯定做不好。

情形就好像本喻裡那位自稱「我亦能造萬物」者一樣，憑自己的識見而造出來之「人形」，不似人形，不是頭大了，頸短了便是腳跟也大了之類。所以，客觀地看事物是重要的。

## 62 病人食雉肉喻

昔有一人，病患委篤。良醫占之云：“須恒食一種雉肉，可得愈病。”

而此病者，市得一雉，食之已盡，更不復食。

醫于後時，見便問之：“汝病癒未？”

病者答言：“醫先教我恒食雉肉，是故今者食一雉已盡，更不敢食。”

醫復語言：“若前雉已盡，何不更食？汝今云何止食一雉，望得癒病？”

一切外道，亦復如是。聞佛、菩薩無上良醫說言，當解心識。外道等執於常見，便謂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唯是一識，無有遷謝。猶食一雉，是故不能療其愚惑煩惱之病。大智諸佛教諸外道除其常見：一切諸法念念生滅，何有一識常恒不變？如彼世醫，教更食雉，而得病癒。佛亦如是，教諸眾生，令得解諸法壞故不常、續故不斷，即得剷除常見之病。

### 【解說】

本喻集中講述的一點，是啟導我們對物事的認識，對一切的學習都要本着一種恆心的態度。

醫生說：「你這個病能吃雞肉係有益，可癒病！」但如果你像本喻裡那個病者的做法，能使病痊癒嗎？他就是「乖乖地」把一隻雞吃完了，他並沒有真正地聽從醫生說的「常吃」。吃一次便算是「完成責任」。



## 63 伎兒著戲羅刹服共相驚怖喻

昔乾陀衛國有諸伎兒，因時饑

饉，逐食他土。經婆羅新山，而此山中，素饒惡鬼、食人羅刹。

時諸伎兒會宿山中，山中風寒，然火而臥。

伎人之中有患寒者，著彼戲衣羅刹之服，向火而坐。時行伴中從睡寤者，卒見火邊有一羅刹，竟不諦觀，舍之而走。遂相驚動，一切伴侶悉皆逃奔。

時彼伴中有著羅刹衣者，亦復尋逐，奔馳絕走。

諸同行者見其在後，謂欲加害，倍增惶怖，越度山河，投赴溝壑，身體傷破，疲極委頓，乃至天明，方知非鬼。

一切凡夫，亦復如是。處於煩惱饑饉善法，而欲遠求常樂我淨無上法食，便於五陰之中橫計於我，以我見故，流馳生死，煩惱所逐，不得自在，墜墮三途惡趣溝壑，至天明者，喻生死夜盡，智慧明曉，方知五陰無有真我。

### 【解說】

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。伎兒，即是伶人，亦即是我們常說的戲子。這一群戲子在荒山野嶺行進，瞞山頭，天寒地凍，一戲子隨手把一件「羅刹」戲服披上，坐在火旁取暖，有同事在睡眼矇矓之下看到，以為「撞鬼」呀！遂邊叫邊跑，其他人也跟着跑了，而那個披上「羅刹衣」者也不知就裡，以為真的有「鬼」也隨大隊一起跑了。其他人見狀，以為那隻「鬼」在追逐而上，更加驚恐，有些還跌倒在水溝裡。

這個非常戲劇性的故事，如果在電影裡出現，也很有趣的。

這個「伎兒著戲羅刹服共相驚怖喻」的故事，表面上是一個故事，但實際上我們平日遇到類似的故事實在不少，相信我們自己也會有「似曾相識」的感覺，就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對事物認識清楚便隨著人家一起「起哄」了。——這實在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。

## 64 人謂故屋中有惡鬼喻

昔有故屋，人謂此室常有惡鬼，皆悉怖畏，不敢寢

息。

時有一人，自謂大膽，而作是言：“我欲入此室中寄臥一宿。”即入宿止。

後有一人，自謂膽勇勝於前人，復聞旁人言此室中恒有惡鬼，即欲入中。

排門將前，時先入者謂其是鬼，即復推門，遮不聽前。在後來者復謂有鬼，二人鬥諍，遂至天明。既相睹已，方知非鬼。

一切世人，亦復如是。因緣暫會，無有宰主，一一推析，誰是我者？然諸眾生橫計是非，強生諍訟，如彼二人，等無差別。

### 【解說】

這個「鬼故事」亦很有趣。在不曉得之下還以為對方是「鬼」！這其實是心中有鬼。當真相大白之後亦會啞然失笑。

很多時候我們對事情的看法也是這樣，而不幸的是，不去徹底追尋真相，而是在半途中，在一知半解之下便下定論了。所謂有「鬼」往往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這個「鬼喻」故事，也很很有意思。



## 人間何世

最近有寫作人在報章專欄上提起書畫家梁硯奴一副對聯。我看後亦覺得此聯語頗有意思，特別是對動物這所謂「微弱」的生命興起同情，倒令人想到豐子愷的作品。

兩三天後，梁硯奴把這副對聯在手機上傳給我看了，原來這是她二十年前寫的。

聯曰：

信守初衷故間能還依舊主  
感恩憐憫微命得保應天心

很有意思，也感性得很，原來她是寫此以向愛護動物協會人員致敬。

忽然，我的眼眶被淚水充盈了，為什麼？——此時此刻忽地聯想起日前的一宗新聞——一家收養嬰孩的院舍，居然出現一宗又一宗的虐兒事件，把一個還在嬰孩階段的小小生命，拉起、拍打、拋下地……人間何世？



## 動腦筋

在網上看到一則故事，實在很有意思，不妨在這裡向大家轉述一下。（其實這「故事」在很多場合也傳說過的，我們不妨多看一次。）

話說著名書法家于右任在院裡散步行走時，看到好些人隨意便溺留下痕迹，他覺得甚為不雅，且不合衛生，於是寫了一行字叫人貼在院子裡。

這行字是寫上什麼呢？——「不可隨處小便」

嘩，是大書法家于右任的真迹呀，很快便給人揭走了。

拿走的人，真夠聰明。雖然是大書法家的字，但到底「不可隨處小便」這行字如何裱掛出來？他實在厲害，居然想到把每個字剝下來，然後再裱貼上。重新裱貼上的字，變了——「小處不可隨便」！裝裱起來，掛在廳上，多有意思！這更教我們想到一點：凡事要多動腦筋。



# 印光與 虛雲、太虛和弘一 的交往

· 夏金華 ·

(原刊於一九九六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二八八期)

民國時期，中國佛教界出了人們公認的四位高僧。除印光之外，其餘三位分別是虛雲、太虛和弘一。雖然他們知名的特點各不相同：印光是淨土，虛雲是禪定，太虛是教理，弘一是持律，但均弘化四方，深受信徒擁戴。而印光與另外三位高僧的交往，亦在僧界傳為佳話。

四大高僧中，數虛雲年歲最大，僧臘亦最長，印光次之，弘一居後，由於弘一出家較晚，故視印光為師。一九二〇年春，即弘一出家後的第二年，他駐錫杭州玉泉寺。是時，《印光法師文鈔》出版，弘一讀後，歡喜莫名，當即題辭讚嘆，認為《文鈔》——

是阿伽陀，以療羣疾。契理契機，十方宏護。普願見聞，歡喜信受。聯華萼於西池，等無量之光壽。……余於老人(指印光)雖未奉承，然嘗服膺高軌，冥契淵致。老人之文，如日月歷天，普燭羣品，寧俟郵信，量斯匡廡。比復火燭，未可默已。

阿伽陀，是梵語Agada的音譯，是一種藥物的名稱。譯有多義：一指「普去」即除去衆病的意思；二為「無價」，指此藥貴重無比；三是「無病」，即服用此藥後則身體不會生病之意。他以此譬喻《文鈔》是很恰當的，《文鈔》在當時所具有的影響力，以此譬喻是不過分的。

弘一對印光早已「服膺高軌」，心儀已久。當對他有進一步的瞭解後，更是欽敬不已。他曾於《覆王心湛居士書》中，引用周孟由居士的話評價印光，認為他「稟善導專修之旨，闡永明料簡之微；中正似蓮池，善巧如雲谷，憲章靈峯(明藕益大師)，步武資福(清徹悟禪師)，宏揚淨土，密護諸宗；明昌佛法，潛挽世風，折攝皆具慈悲，語默無非教化，三百年來一人而已。」

從此，弘一對印光由原先的敬仰，發展為逐步想親近他，進而做他的弟子。一九二一年，弘一正式寫信給印光，提出請求。由於印光有不收出家徒弟的規矩，故而他的要求被婉言拒絕。次年的阿彌陀佛佛誕日，弘一於佛前燃臂香，虔誠祈求三寶慈力加被，再度上書陳請，印光又遜謝不許。儘管如此，他並未因此而泄氣，待到歲末，弘一第三次竭誠哀懇，印光被其誠心所動，慈悲攝受，滿足了他的迫切心願。

皈依印光，是弘一發自內心的渴求，故而對乃師必恭必敬，絲毫不曾怠慢。對此，散文家葉聖陶的《兩法師》一文有這樣生動的描述：

到新聞太平寺……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僧衣來(他平時穿的，袖子與我們的長衫袖子一樣)，恭而敬之地穿上身，眉宇間異樣地靜穆。我是喜歡四處看望的，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個房間裏，有個身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，背部略微佝着，我想這一定就是了。果然，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，就對這位和尚屈膝拜伏，動作嚴謹且安詳，我心裏肅然。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該是和尙裏的浪漫派，看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。

……於是，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，辭別。印光法師顛着頭，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。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，弘一法師伸出兩手，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。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，就人家停放在寺門的包車上，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來。

衆所周知，弘一出家前是從事藝術工作的，且名聲卓著，爾後又回過頭來過那種一般人以為枯寂持律念佛的生活。他對印光的恭敬態度，當着自己原先的學生(如豐子愷等)及朋友的面，不



折不扣地表現出來，沒有絲毫的我慢心理，實在是很難得的。

同樣，作為師父的印光，對這位弟子也是十分地盡心盡責，差不多像父親對兒子一樣。《印光法師文鈔》中收有他給弘一的書信四通，從中不難窺見其為師之苦心。

當時，弘一出家不久，他想閉關誓證念佛三昧，寫信徵求印光的開示。印光以「專精不二」一語相勉，而且告誡他切不可先求感通，惟有「一心之後，定有感通；感通則心更精一。」否則，極易誤入歧途。後來，弘一因為用功過度，引起身體不適。印光又去信勸其「息心專一念佛，其他教典與現時傳佈之書，一概勿看，免致分心，有損無益。」其殷殷之情，躍然紙上。

自入佛門之後，弘一一直勇猛精進，辦道不輟，其中有「刺血寫經」一節。他曾修書一封向印光請教，印光雖不甚贊同他的做法，認為必須先專心致志修習念佛三昧，待有成效後，再行「刺血寫經」為妥。但還是介紹了歷史上高僧刺血寫經的事跡，並從紙張的選擇、刺血前的準備、刺血的部位及方法，以及刺血的保存、寫經字體的要求和注意事項等，都一一作了詳盡地指導。同時，又對當時以刺血寫經博取虛名的行為，作了批評。最後，針對弘一身體虛弱的實際狀況，再度勸其以墨水寫經為上策。否則血耗神衰，不但無益，反成為修道的障礙。此信娓娓道來，情真意切，充分反映出印光傳道、授業、解惑

的為師之道。

終於，弘一聽從了印光的教誨，常以寫經為課。此後，他在嚴淨毘尼的同時，兼習念佛三昧和寫經，以致後來成為一代大師，是與印光的影響分不開的。至於「念佛不忘救國，救國必須念佛」觀點的提出，恐亦與此有關。甚至一九四二年弘一臨終前囑咐侍者助念及焚化等作法，也可以在《印光法師文鈔》中找出類似的說法。比如：

（一）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、或神志昏迷之時，即須預備助念應需之物。

（二）當助念之時，須先附耳通知云：「我來助念」然後助念。如未吉祥臥者，待改正吉祥臥後，再行助念。助念時誦《普賢行願品讚》，乃至「所有十方世界中」等正文，末後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十聲（不敲木魚，大聲緩念），再唱迴向偈：「願生西方淨土中」及至「普利一切諸含識」……。

剋實而論，弘一受印光的影響是多方面的。除上述外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，也可以看到印光的影子。比如衣食簡樸，體現惜福；辦事認真，注重因果等等。為便於說明起見，此處不妨再舉一例。

弘一晚年，嘗受摯友夏丐尊之托，為上海開明書局書寫字典用的銅模字體，寫到千餘字時，卻不得不停筆，原因可以從他給夏丐尊的信中看出來：

## 不實在

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《金剛經》最後這一組話，很多信眾都清楚理解了，而且還往往經常地掛在嘴邊。「經常地說」是一回事，有沒有真正地視之為學習楷模又是另一回事。即是說，我們「不要得個講字」，更不要「左耳入右耳出」，要經常地把它放在心上才好。

這「六如」很多人都會曾經認真地想過，唐伯虎也以此作字號，稱為「六如居士」。

這「六如」，實際上就是告訴我們，世間一切有為法，都不過是因緣組合的，就像那夢幻泡影那樣，驟來驟去，不是「實在」的。當然這裡說的「不是實在」，是告訴我們它不是永遠的存在，不是一件實在的物質。因此它的存在與消失，我們也不必太過「在意」。不太在意的話，那就容易「放下」。

表面上好像很有點兒消極似的，但實際上是引導我們不要「執着」，要看得開！——這不僅不是消極，這還是很積極的做法。



去年應允此事之時，未經詳細考慮，今即書寫之時，乃知其中有種種之字，為出家人書寫甚不合宜者，如刀部中殘酷凶惡之字甚多，又女部中更不堪言，尸部中更有極穢之字，餘殊不願執筆書寫。

末了，他無奈地說：

余素重諾，絕不願食言，今此事實有不得已之種種苦衷，務乞仁者向開明主人之前，代為求其寬恕諒解，至為感禱！

此種態度，很難說不是受印光思想薰染的結果。他在回答弘一有關寫經問題，曾反復強調書寫佛經必須態度恭敬，字體工整，不得潦草，不得用行草書寫，應如同古代進士寫策一般，一筆一劃不容苟簡。自茲，弘一寫經無論是偈子還是長行，皆筆筆工整，字字相尋，始終如一。而此拒寫穢字之舉，其內在精神正與此同。

印光與太虛的交往，是從普陀山開始的。據《太虛自傳》記載，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秋天，由於華山的推薦，太虛在普陀山擔任化雨小學教員，此時即與相識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國民黨人廣州革命失敗，太虛因涉嫌而辭去廣東雙溪寺住持職務，避走普陀山度夏。這時，印光正在後山法雨寺內閉關閱藏，看到太虛所作詩文，深為讚許。於是書函一通，並和「掩」字韻賦詩勉勵。其詩曰：

太虛大無邊，何物能相掩！  
白雲偶爾捷，當處便黑闇。

吹以浩蕩風，畢竟了無點。  
庶可見近者，莫由駢駁駁。  
太虛無形段，何處能著染？  
紅塵驀地起，直下亡清湛。  
灑以滂沱雨，徹底盡收斂。  
方知從本來，原自無增減。

太虛讀過此詩後，因步其韻奉和，其詩云：

日月回互照，虛空映還掩。  
有時風浪浪，有時雲黯黯。  
萬象恣妍醜，當處絕塵埃。  
雖有春秋筆，亦難施褒貶。  
餘霞散成綺，虛空忽渲染。  
恰恰紅塵漠，恰恰青無湛。  
悠然出岫雲，無心自舒卷。  
泰山未嘗增，秋毫未嘗減。

從上可知，印光以太虛（諸法本真）為本來清淨，但為客塵所染，即所謂「紅塵驀地起」也。為了還其本來面目，故而主張超脫泯寂，因此要「吹以浩蕩風」、「灑以滂沱雨」，去除塵埃，得其清淨；太虛同樣以「太虛」為譬喻，但他主張融冶無礙，所以有「萬象恣妍醜，當處絕塵埃」之說，認為本來清淨，頗有禪宗「頓悟」之風；而且以「日月回互」、「餘霞成綺」之景緻，凸顯太虛之莊嚴與輝煌。由此可見，兩人的心境和佛學見地是不相同的。然而，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交往，相反卻常常敘談甚歡。是年，印光五十一歲，而太虛年僅二十三。

## 平等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——

「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亂，在聖賢而不增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。」

這句話，首先指出了對佛法的學習與運用，不要有分別心，人人平等，人人心中都有佛性，這裡沒有所謂高下之分。有高下者，不是「佛性」而是「佛法」的理解，對「法」的高下，是沿於你的學習與理解，倘若不是通過學習，則你如何增進認識？學習，猶如一道門的鎖匙，所以鎖匙打開了，這才看到、用到屋子裡的東西。——而把佛性視為屋子裡的東西吧？你便必需把門打開了才能取得。這就是通過佛法的學習。

《壇經》裡這句話，是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——除了不要「自視過高」之外，還得認清不要「妄自菲薄」。當我感覺到平等之後，則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」，這正是我們的心之所安。



對於這位未來的法門龍象，印光從內心感到歡喜，因而寄予殷切的厚望。但是，其做法與一般人的非「諂」即「譽」不同，而是主張「箴規」，使之速成法門偉器。他在《覆太虛法師書》中曾說：

竊念現今世風澆薄，師友道喪，多從諂譽，不事箴規，致令上智遲入聖之期，下愚失日新之益。光本北陝鄙夫，質等沙石，每於良玉之前，橫肆粗厲之態，必欲令彼速成完器，為舉世珍。縱粉身碎骨，亦不暇顧，座下美玉無瑕，精金絕鑿，何用箴規，豈陷諂譽，光之驢技，了無所施。然欲繼往開來，現身說法，俯應羣機，引人入勝，似乎或有小補。

其中老婆心切，溢於言表，充分體現出印光對晚輩成長的關切與欣喜之情。

一九一四年十月，太虛又一次來普陀山，閉關於錫麟禪院。印光為他封關，並題其關房曰：「遯無悶廬」。太虛則自署「昧盒」，同時作《梅岑答友》一詩以謝諸俗緣：

芙蓉寶劍葡萄酒，都是迷離舊夢痕！  
大陸龍蛇莽飛動，故山猿鶴積清怨。  
三年化碧書生血，千里成虹俠士魂。  
一到梅岑渾不憶，爐香經梵自晨昏。

三年後，太虛出關，離開普陀，弘教海內。從此，兩人似乎再也未能謀面。

虛雲，恐怕是與印光接觸最少的一位。這是因為印光慣於深居簡出，專心念佛，而虛雲則常常飛錫不定，行腳四方，所以難得會晤。現在所能知道的，僅是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印光在普陀山講《阿彌陀經》時，虛雲第一次見到他，從虛雲《老實念佛》的演講辭判斷，以後可能還見過面，但具體情形已無從知曉。不過，虛雲對印光評價頗高，《老實念佛》如是說：

（印光）在寺中閱藏二十餘年，從未離開一步，只是閉戶潛修，所以他對教義研究極深。他雖深通教義，卻以一句「阿彌陀佛」為日常行持，絕不覺得自己深通經教，便輕視念佛法門。……他腳踏實地的真修，實是追踪古德，他體解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圖通章》的深理，依之起修。得念佛三昧，依之宏揚淨土，利益衆生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不辭勞瘁，在今日確實沒有。

總之，印光與虛雲、太虛、弘一的交往是頗有些特色的。首先，三位高僧與印光的初次相見，雖時間上有先後不同，但地點都在普陀山，確有某種機緣在。其次，由於印光年長於太虛和弘一，對他們頗有教益，特別是弘一受其影響最深。第三，他們三人都敬重印光，雖然在佛學見解上各有出入，卻皆能彼此求同存異，或融通無礙，共同弘揚佛法，不獨在佛教界可視為模範，對於世道人心亦有某種效法作用。

## 彼此、彼此

《雜阿含經》裡有句——

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」

這種有此有彼，或者說「彼此彼此」的問題，實際上就是讓我們曉得「因緣」兩字。兩者的存在，實際上就是一個因緣問題。事實上，在佛法裡，很多時就是講「因緣」兩字，所謂「緣起、緣滅」，這裡的「起」與「滅」，實際上就是一個「因果」問題。我們講「因果」，拿植物的生長來述說，那是最平易近人的說法。佛法、佛理，很多時候是容易理解的，用不着故弄玄虛地把它弄到「不知所云」。

當我們明白到事物的出現與終結，實際上都不過是一種因緣成就的過程。那麼，對「緣來不拒緣去不悲」這八個字，便會有一份平常心。

當我們體會到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」……這樣的彼此相顧相依的問題，則不會再把彼與此視為一個「對應」，而進一步地，把「彼此、彼此」，作為像兄弟姊妹的相依。

# 福壽康寧皆成就 災患翳障盡消除

病毒灌全球，整個地球似乎沒有那一個地區沒出現過這「新冠狀病毒」。兩年了，持續兩年，在可見的將來還會繼續。有朋友傳來短訊，感慨問曰：這病毒什麼時候可以完結？



我曰：「誰也說不上了，不過在感覺上却有：『此恨綿綿何時了？又見三年零八月！』三年零八月，這是日本軍入侵香港，當年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。看來，今次的病毒，大抵也是這樣一個時期吧！」

有國際性衛生大官員說：「一年後將會結束！」是嗎？如果真的一年後終結，這可與「三年零八月」的日子吻合。

但願如此！

無論怎樣，新的一年來了，進入虎年。在街頭巷尾我們還看到一些店舖，特別是飲食店，都順應時勢、時態作出預防，盡可能的做好清潔衛生。看到一個個戴着口罩的面孔，都是雙眉緊鎖的，大家都在沉默地、沉重地應付疫情。

還好，新的一年到來了，我們看到不少小商店紅艷艷、紅彤彤地掛出一些過年飾物在售賣，特別是一些與虎有關的，無論是揮春還是帶着卡通式樣的飾物，都洋溢着「虎虎生威」、虎虎有生氣的樣子，這可增加不少歡樂，最少我們在街頭巷尾看到不少「變身」的攤檔，都有這股熱潮，把「瘟疫籠罩」的氣氛有所沖淡。這是好事呀！



疫情之下妙法寺的法會依然做，當然是依照防疫規範來進行，這也是大眾所關心、關注的事。

在「蓮花大殿」裡，我們有一個「許願祈福」的欄目，讓信眾寫上許願咭掛上去。近年來，見到越來越多的許願祈福是希望身體健康，瘟疫消除。

這個許願祈福欄，它的一副對聯就是這意思——

福壽康寧皆成就  
災患翳障盡消除



# 源於樂趣

在饒清芬一則專訪裡，看到她談父親——國學大師饒宗頤，其中引用饒教授的一句話，我留下深刻印象。這句話很有意思，讓我抄錄下來，供大家一起享用——

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工作，要把它看成是你樂趣的來源，那你就不會覺得辛苦，不會覺得累了。

饒宗頤教授這句話，簡單、實用，甚至可以說是「至理名言」。我在饒教授生前與他喝咖啡時也聽過。

相信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經驗，你對喜歡的物事自然會廢寢忘食地研習下去。那又怎會苦累？科研人士做實驗，即使失敗千次萬次也會繼續下去，大抵也是因為這研習是他的「樂趣之源」。

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世間上所有的成功，都是源於樂趣。

## 從「心」出發

我們常接觸到一句言語——  
「從心出發」。

此語當是從「從新出發」的借音借意而來。不過，「從心出發」此語實在很有意思。特別是在佛學的認識上，尤為重要。如果你研讀「禪家」，如果你常閱讀《壇經》的，則「從心出發」此語也不必在下多所解說了。

惠能大師引導我們對禪學的認識。其核心價值就是「從心出發」。

他一而再，再而三地，強調我們對「佛」的追求，實實在在的，是應該「問心」，以心為追求的方向，不是向外求取的。

讓我們先看看《壇經》裡這句話——

「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見世尊。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？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癡人。」

我們不是所謂「揚棄」外間的佛事學習，不是拒絕外間的一切物事的認識，但必須清晰地曉得，外間的一切都是修行，學習的方法、手段，最後「歸宗」的，就是我們的心性。

## 有意思

依然是在網上看到的佳作，這裡向大家轉敘一下。

我們看字，往往不僅是在看這個字的讀法、用法，還會看看它的結構。創作這字的人，為什麼會作如此組合？好了，看看以下我摘取的這幾個字為大家敘述一下，很有意思的。

令 「今天」努力一「點」，明天才有資格指揮別人。

騙 一旦被人看穿，馬上就會被人看「扁」

直 正「直」，是它的立足「點」。

絕 人走上死路，都與「色」有着千「絲」萬縷的聯繫。

舒 「舍」得給予他人，自己才能獲得快樂。

起 人生的每一次提升，都是自「己」走出來的。

債 欠了別人的就要償還，這是做「人」的責任。



# 完美與不完美

聽一位朋友說：「人生，要追求完美！」

又聽到另一位朋友說：「事事追求完美，不可能吧？不完美又怎樣！」

為了「完美」與「不完美」，兩位朋友從斜靠在椅背上「吹水」，到坐直身子來爭辯。

事事追求完美，的確是沒可能的，何況所謂完美又究竟有怎樣的標準？我們常聽到一句話：「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！」隱隱然，這句話便說明了「沒有完美」這回事。如果我們真的事事追求完美，你以為會怎樣？

不必太認真地去計較，盡了本份便好。我相信我們學習佛法也正是學習這樣一種處事態度。

要認真地做(向着一個完美的方向,)做下來的成績如何,不必計較(不必執着),要懂得「放下」才好! (「不完美」又怎麼樣!) 只有這樣的「放下」才是真正的放下……

這樣講下來，似乎「說教」的成分又多了，那麼，讓我舉個實例——

一位醉心於射箭的長者

問：「如果由你射箭，你最重視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不就是能否射中紅心嗎？」

這位長者不急不徐地微笑道：「其實，那支箭離開了弓弦，放出去之後，都不重要了！放出去之後便成定局，重要的是我們在拉弓、搭箭時的心情，這才重要！」

啊，對，我們在過程上盡量追求完美，但做了之後，是否達到完美效果已不必放在心上。

靜而後淨，淨生慧！讓我們靜下來好好地思考問題，會很有好處。



# 真真假假墜腰石

· 陳青楓 ·

我們看惠能大師的生平故事，會看到一則惠能初入五祖弘忍大師門下，被派往舂米。大概過了八個月然後五祖在三更半夜教授他「金剛經」，並且傳上袈裟，着惠能南下。

這傳奇故事，有其實在之處。由於我們今天仍可追尋到惠能大師的一些足跡，特別是我們到南華寺一遊，走上大庾嶺（又稱梅嶺），體現到千年前惠能從這「古道」來到嶺南。

筆者亦曾到這梅關古道，由於很有歷史感，感受很不同。

不過，今時今日我們接觸到的遺跡遺物，真

有點兒「疑真疑假」的感覺，很多都是後人的複製，甚至是「無中生有」的，這對落實「歷史的真相」，實在有不是味兒的感覺。

我在書本上看到一幅圖，是一塊石，圖片說明稱：「這塊石便是當年惠能舂米時因身輕不夠重量，於是在腰間纏上一塊石，加強力量。」

此圖還煞有介事地刻上兩行字。字曰：

「龍朔元年鑄，師墜腰石盧居士誌。」

這會是真的惠能纏腰石嗎？顯然是穿鑿附會，是後人的製造。

據說，「惠能纏腰石這遺物有兩件（居然有兩

南華寺所藏六祖墜腰石

黃梅縣博物館所藏的六祖墜腰石





件，最少其中一件是假的。） 一件在湖北黃梅五祖寺，另一件則在南華寺。連「著書人」都說，兩件皆存疑，前者太重，後者太輕，都不真實。其實單看那「刻石文字」也有點「莫名其妙」之感，既稱盧居士誌（盧是惠能俗家姓，且那時仍未出家，所以稱為「居士」，但又怎麼會說「師墜腰石」？這個「師」字分明是指惠能。這就語焉不詳了，也許這「盧居士」另有其人。我們在看一些「歷史故事」，即使是如廣東話說的——

「講到似層層、真嘅一樣！」如此也不可盡信，當是「聽古仔」好了。

我個人以為，有沒有惠能「腰纏石塊以增重量舂米」也是大有可疑的。如何把一塊石頭纏腰間，稍為大一點已成問題，何況這增加重量不外是為了舂米，那麼在舂米器具這一頭纏縛一塊石以增加墜力不就可以嗎？怎麼會把石頭纏在腰間？你以為是「百喻經」裡講愚人故事耶？



### 「六祖避難石」

說到真真假假，又讓我多說一個「惠能故事」。惠能曾被追殺，對方甚至以火燒樹木迫他出現的，他在火光熊熊之下，走進一座岩石的縫隙去，因此而保住了性命。

「神話故事」裡還說：這岩石縫也因此而留下了惠能大師的身影痕跡。說得「很神」了，而同樣教你「神往」的，是根據考察也証實這「六祖避難石」的存在。岩石可千千萬萬年的存在，殊不出奇，但這塊是否就是「六祖避難石」呢？那就讓我們聽故事好了。

### 「衣鉢石」

除了疑真疑假地看到「墜腰石」記載外，我們也看到不少「性質類似的圖片」，譬如在梅嶺上的一塊「衣鉢石」，是否真的就是當年惠能被陳惠明追趕以致把衣鉢放在石上的那塊石？

當然「衣鉢石」是因「放下衣鉢」這故事而著名，就因為「著名」遂有出現「衣鉢石」的紀念。是真是假也就難說了。





## 年與爆竹

過年了！農曆新年到來，在過去農業社會裡，提起過年，小孩子們最喜歡的是兩件事，一是有新衣穿；另一便是燒爆竹（爆竹又稱為炮仗）。

一年之計在於春。從這「春」字又自然地教我們想到禾田豐收。是的，這「年」字在最初期也與這個「禾」字有關，禾田收成好，一年裡人們艱苦作業，最後能豐收過年多有意思。所以這個「年」字的寫法，最初便與「禾」字差不多。

說到這「年」字，可教我們想起聽過「年」是一隻「獸」的故事。

這隻稱為「年」的獸，兇猛，可站立，就好像現在我們見到的狒狒的樣子。

人們很害怕見到牠，後來發覺，原來這「年」獸是很害怕一種用火燒竹而發出的「迫迫啪啪」聲音，於是人們便以這種「爆竹」之聲來嚇走這猛獸。「爆竹」兩字便由此而來的，所以就有過年燒爆竹這樣的典故出現。而「爆竹」後來又稱為「爆仗」或「炮仗」，是因為後來燒的不再是真的竹，而是由卷紙藏火藥了，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見的「燒炮仗」。

## 元旦

當我們提到過新年，很自然地聯想到「元旦」兩字。

元旦亦即是新年也，一月一日便稱之為元旦。而這個「元」字的寫法，開始時也像一個人身，且特別強調頭的形象，所以，「元」亦即是表示「首」（頭）•國家領袖，稱為元首；一年之始稱為「元旦」。

至於那個「旦」字，我覺得很象形的，下邊橫橫的一劃，象徵大地。一劃之上那個「日」字，不正好像一個太陽徐徐地在大地升起嗎？這也象徵一元復始的元旦呀！